

丹陽縣志補遺卷之十八

藝文

記

清

普甯寺重建鐘樓碑記

潘之彪

凡叢林皆有洪鐘而吾陽普甯之鐘爲最古考其由來乃唐中和間有信女王氏行十四娘者捐資首倡以鑄構閣懸之閱五代宋元明逮八百年矣通體黝綠有硃砂文相間擊之聲聞數十里自建樓以來物換星移修葺不知凡幾而追蠡宛然蓋神物也迄皇清癸卯樓久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十八 藝文

一

而圯鐘遂不鳴者三十餘年而本刹莊嚴亦復化爲瓦礫邑中諸耆姓遂於甲辰之秋迎雪舟大師於曲山之崖旣至日擊殿宇傾頽篋簾蕪歿慨然有興復之意師爲天童嫡孫裔於大乘戒律論藏皆精研實有所指授而瓶鉢蕭然辛勤若蘖一時龍象蹴踏遠近皈依數年之間山門正殿煥然一新金碧輝煌莊嚴復出辛未春解制時來靈鳥之祥傾動一邑誠茲刹復興之前兆也乃左顧維鏞尙處榛莽師方惄然憂之適有朱翁日華捐八百餘金獨任其事隨擇吉鳩工不日告成畫棟雕甍聳出雲霄之上而千鈞一架易若轉圜此豈人力所

能致乎時聚觀者數千人邑侯馬公親臨瞻禮神而異之向聞此刹爲宋神僧羅暎道場羅公双目俱盲而能見諸佛歷今已四百載而鐘懸仍復舊觀師殆羅公之後身耶樓之制較峻於前所處益高則其聲益遠堪輿家謂鬻宮巽位龍首常吟庠士必有騰聲駿發揚名萬里者其上軒楹四達憑欄一望城闕池台與萬家煙火盡在目中茅山來其遠青練湖環其澄碧洵一邑之巨觀登臨之勝事豈僅午夜鐘聲發人深省已乎亡何樓成而師以緣盡撒手西歸其法嗣寶如復以禪學爲眾所推接席方丈勒石以傳之而屬余記其事余故樂得

而誌之俾後之人知雪公之重光祖席寶如之繼振宗風與朱翁之好善樂施獨成此舉皆足以垂不朽而其中主持籌畫贊襄以董其成者朱翁之婿夏瓚也胼胝効力不辭况瘁者堅心護法之孫致中及勤修行力之大眾也其勞亦未可沒云

壬寅防禦記

周玉瓚

壬寅防禦爲英夷入江而設也夷釁始於庚子侵粵東款津門繼及江浙自少穆林公以罪去而制敵之才疏自魯珊裕公卒於軍而用兵之志少夷勢益強壬寅五月入松江陷上海寶山諸縣督臣內由蘇常退守而夷

船外由江陰經圖山關而入六月七日至鎮江十四日郡城破江南大震丹陽去郡六十里逃民潰卒紛紛南下夜望西北火光竟天訛言刻至土匪鹽梟乘釁而起居民多避鄉僻而兩月中晏然未罹搶劫之害者則防禦有力焉先是夷船將逼予與同志數人請於邑侯金公爲預防計公集紳士商人於邑廟之萃義堂慷慨指陳眾皆感激於是各戶出資修城浚隍立木柵隨設局書院選邑之強壯若干人授以器械教之坐作各典商另募拳勇率之四鄉倣效團集義勇鉦礮相聞聲勢大振夷人聞之亦知其不可復進方局之未設也居人

徙避或被奪貲而郭外不逞者已糾黨二百餘人將以某日入城掠典貲及上戶至是則凡有劫匪縛送諸官餘不敢動不逞者之謀亦寢蓋搶劫一開稍縱卽不可復制旣立防禦奸謀消阻而終事亦未嘗用眾其勢然也雖然豈無幸哉鎮城之破也城中任事者以數十計皆不知所往吾邑地近而衝下爲蘇常門戶當是時夷船佔據要害南北不通人情洶洶客兵之過境者無虛日爲之令者一搖足而事去矣金公屹然鎮定盡瘁不移外應軍興內察奸宄又時勉勵義勇就編戶而拊循之眾而後定謂公之功在吾邑而實則不僅在吾邑也

且由夏入秋天久不雨田禾焦灼更數日則大荒奸人
得以藉口雖智勇無所爲力乃七月十日大雨越三日
又雨四野沾濡人心大定此又天之哀吾陽而生之者
也可無感與是役也始於六月初九日至九月晦而罷
共用錢若干緡金公名鎔字在庵直隸天津人己酉舉
人由大挑一等分發南河候補知縣以辛丑東署丹陽
局中司事者若干人謹巡防嚴約束設水陸之探籌犒
賞之貲聯絡鄉民採買米穀蓋旦晝焦勞者三閱月而
井里獲全當書之以示後焉雖然此一邑之事也今和
約已成夷船已退而沿江險要宜鑒於前語曰亡羊補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十八 藝文

四

序

清

練塘攷序

蔣清

凡水澤之在人國也厥德有二一以資灌溉也一以利
舟楫也故大國必有大澤楚雲夢吳具區之屬是也降
而一郡一邑蓋莫不匯水毓秀一方維吾潤居四郡上
流而丹陽又爲三郡之春故其勢中高而善瀉源泉涓
滴不北走京口卽南走毘陵金沙且地當長山八十四
流之衝夏秋雨澤降山溪溢則平疇而白浪及夫流潦

既去浹辰不雨則桔槔無所施又成龜坼矣他邑未澇而澇是憂他邑未旱而旱是懼惟吾陽爲然又其地爲漕渠所經冬春發運舳艫膠澁至役民牽輓車牛踣敝或激以灌或涸以濬勞費不貲艱楚萬狀自西晉陳敏遏馬陵溪引長山諸流滙爲湖周圍築隄延袤四十里而朱陽於是乎有巨浸焉六朝謂之曲阿後湖又名練湖澇以渚旱以漑而蓄洩得宣則漕以濟載在史乘班班可考也然千餘年間利害相眩興廢疊乘時而田時而湖迄無畫一者殆圖經散軼無所徵信而然歟晏如姜公博極羣籍胸藏宛委目擊而心慨焉於是蒐羅故

實囊括典墳著爲練塘考令湖光重開生面甚盛心也歲在辛卯深秋無事風物搖落林壑淒清公出是編囑余訂定且曰子當弁以叙言余謂利之於人甚矣圖其大不得不弃其小圖其小遂不顧其大是湖也耕之爲田利在數家存之爲湖利在萬姓至於節宣濟漕尤利在君國湖水寸渠水尺誠哉是言也余嘗讀曾子固鄞縣廣德湖記其形勢廣狹興廢利害正與練湖同蓋源出於山隄之爲湖累石陘水以時閉洩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以爲千載之功而一邦之永利也國家都燕運道迤北所經亦各有湖貯水以備旱涸民間呼爲水櫃

汶上之南旺蜀山之馬踏東平之安山濟甯之馬場沛縣之昭陽諸湖是也倘練湖亦廢將北運諸湖亦可廢耶今晏如所輯前古名臣文士撰述如相國劉晏之議狀刺史韋損之增修丞相脫脫之志乘李遐叔之賦頌陸放翁之記叙權文公許仲晦之題咏自宋淳熙以還修築開浚之工役錢穀隄塘丈尺函閘多寡之數纖悉備具瞭若指掌其最近則可攷切而易行者如吾鄉睦給諫公煜之禁侵田練湖記公曾祖宗伯公寶之湖隄漕河水利諸議及徐饒秦三侍御之奏章皆金石之文也其他名疏王言勝蹟幽事靡不備載使人閱之忘疲

舉而措之則經國遠猷也傳而述之則名區佳話也雖然修浚禁革有位之職務覽遊歌吟逸人之雅尚清與公杖履逍遙於練塘之濱一觴一咏以繼文公仲晦之芳躅而釐弊著功俟之劉相國韋刺史其人者

練湖歌叙錄引言

湯諧

練湖之興廢屢矣至今日之廢而復興也而遂爲萬世不刊之典豈不幸哉今夫天立君而君置臣皆以利民也利民莫先於足食足食莫大於務農務農莫急於水利此其大較也唐虞三代之聖人他務未遑汲汲焉首以澤梁無禁溝洫惟勤爲當務之急也由是道也陽邑

練湖開自晉陳敏時初未有所謂會通河者蓋本爲旁近民田灌溉計耳而後乃兼及於濟漕及其旣也更主其用於濟漕而兼及於溉田夫湖可濟漕則河可無浚而小民免一年之力役卽可息無窮之苦累而節數十萬之金錢亦未始非利民之大也然而漕之克濟恃乎河之有閘而閘雖設遂能保河之間不一浚乎不能也又能保閘之設而不壞壞而遂設乎不能也不能則漕不足以濟漕不足以濟而吾復湖之說方主乎濟漕則道旁築室之空言不惟不足以服告佃者之心且並不足以正告佃者之罪彼其掘湖堤毀湖閘以洩水成田

將在奸民一返掌間耳而溉田之利反不得不與之俱廢矣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是時上練湖與下練湖俱廢者垂二十年當事者往往執濟漕之說以爭之莫能得賴聖天子軫念東南水利飭督撫河漕諸大臣條議其有資灌溉應疏應築者以聞而丹陽練湖與焉於是大渙王居重建下湖四閘巡撫都御史于公因之以體察民隱剴切入告而後下湖一萬一千餘畝之水利遂盡歸諸濱湖之民何其徹也其修建函閘儲以湖中物產防墮壞計久遠矣下湖已報陞科田七千餘畝聽濱湖用水民田均賦納稅順輿情杜覬覦也不議及上

湖者用主於漑田而不主於濟漕也則下湖已十給八九焉酌古準今稱物平施也蓋自有練湖以來興廢屢更然其復之之本與復之之法未有若是其親切而周詳者也湖既復數千戶濱湖之民家室盈甯婦子和樂官租先眾風俗淳美都御史儀封張公相繼撫吳又爲之釐剔振肅委任良吏以多方而鞏固之斯湖之利豈不將與天地俱永哉又不止此也方湖之既墾爲田也土鬆而水濁日夜傾瀉運河雖夏秋之間舟船有阻塞不行者矣塞則必挑而欲僅挑此濱湖一帶之河則省費無幾滋弊轉甚且或反至於塞河於是勢不得不議

全挑而使官與民交受其重困往者嘗頻年浚河矣他處皆已浚深見底而湖千數里地淤泥猶高積丈餘丁夫以倍蓰計終弗克濟當是時上自郡邑長吏下至億萬編氓未嘗不羣焉痛心疾首於廢湖之人而爭欲食其肉也今自湖之既復也泥凝而草長湖水涔然以清又不時洩固於漕無益也且得無損無損則河不至頻挑但使數年之內省一年之役惠已不可勝計而邑之人方且陰受大福而不知此與神禹治水本爲播奏艱食而賦道自通者何異然後知聖天子慮民之深與賢公卿大夫勤民之力真有以度越千古而垂法萬世也

於是濱湖萬民既以築墩湖心建萬世永賴之亭於上而諧又綜其始末輯爲歌叙錄以志之書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是湖之復良法美意固以當窮無窮極無極而吾民沐浴膏澤歌咏勤苦急欲以廟堂解慍阜財之盛綿頌禱於億萬年則亦猶維持勿壞之意也後之君子可以觀矣

練湖志序

陳鶴

練湖志者吾友鎮江知府黎君之所作也練湖者鎮江之水利也其開濬蓋在東晉之世歷唐及宋益疏濬而停蓄之以資傍湖之田之灌漑明時通運道於鎮江又

引其水以轉漕久之湖廢而爲田皇朝康熙中巡撫張清恪公復其下湖而上湖遂不可復大抵湖雖有源而不甚遠其四周雖寥闊而中不甚深而又資之以轉漕水之洩也易故其湮塞也亦易湖廢則爲田田之利近而易見無湖之害遠而難知或狃於近利而弗慮其遠害故自晉至今疏濬者屢而湮塞者亦屢黎君至則詢斯土之利弊僉以爲復湖之利大乃按行其地相其形勢攷之故牘參之民情議以克協遂鳩工庀材疏其源而闢其淤治其堤埂而修其插凡爲役若干日費金錢若干已乃集昔人之著作有關於是湖之興廢利害者

以爲此志以貽後之人俾有所稽考而遵守而以授予
曰子其序之夫民者國之本也而食者民之天也國家
撫有斯民設之有司以牧養之將使之孜孜焉日焦心
勞思講求利弊爲民開衣食之源乎抑別求其所謂利
弊而於民生之休戚汎汎焉若秦越人之相視乎旣講
求所以利民矣將善其經畫以垂諸久遠乎抑姑自盡
其一身之責乎有君子於此其辨之必審矣黎君之爲
政可謂能見其大矣始君與予同舉於禮部而君爲知
縣江西未幾遂赫然有名而予於此更重君之能務其
實也夫情恪固君之鄉先生也又其前則湯文正公皆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十八 藝文

十

吾民所尸而祝之者也君其益勉乎實以求無愧乎鄉
之先賢則被其利者豈僅鎮江之民而已哉

曲阿詞綜序

劉會恩

余旣輯詩綜成篋中尙藏有詩餘一帙悉前輩已刻未
刻諸詞稿詞爲古今詩之餘事使詩綜旣輯而不輯詞
綜將先輩填詞移宮換羽一片苦心不且任其湮沒耶
况詞之流傳爲之與知之者俱少詞綜之輯不得不爲
亟亟矣且陽邑地雖彈丸而宋之葛氏父子不亞李氏
父子晏氏父子誠能以雅淡勝者明之黃公誠能以艷
麗勝者本朝則谷賓以清迥勝天山孤村以清空之筆

運建拔之神勝元章以工細勝先王父以超逸勝皆卓然成家可以信今而傳世者外此之吉光片羽其間麗句閒情亦絡繹腕下指不勝屈遂復爲按譜甄錄附詩綜之後以廣其傳云

重刻京口耆舊傳序

賀鳴謙

此書向無刊本嘉慶間王夢樓太史修丹徒志深以未見此書爲憾今春晤荆子少梧履吉云家有藏本慨然出示因謀付剞劂以廣其傳惜烏焉亥豕舛錯頗多爰取史書各種互勘十得八九有無從考證者不敢妄參臆說姑存之以俟博雅君子焉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十八 藝文

十一

碑

晉

季子廟碑

殷仲堪

君諱札吳王壽夢之少子泰伯十九代孫也封於延陵號曰季子周室蘊累仁之基有吳開至德之祚緬懸流以遠會起雲祥於一朝參三才之妙致挺斯文而在茲君惟茲上善體極黃中溫量淵岳爭明日月仁和陽春之德志邈秋雲之高凝雪不足擬其潔南金無以喻其貞夫老民同王侯於三大仲尼以名器爲大賢非道無以通物非德無以守位吳王知君之賢思托社稷之重

三昆同誓傳國而至百姓與戴歷數在躬而君桎梏人
役臭腐英華超然高謝遐耕原野輕千乘於鴻毛易大
業於脫屣昔泰伯遐舉以違親子臧宵駕以辭國其由
王業之命有託義嗣之主非己孰能踐圓機而弗扣撫
歸運而長揖哉自占皆有讓未若君之高者也若乃內
艱弗興大存宗國會仁而不持導義以忘賢深情遠概
超名節之外潛功密運無涉世之累茲謂體道忘形與
人而已愈有矣觀夫嬴博之達幾乎知命領首悟契殆
盡神功解劍徐君之墓亮至信於不言指金采薪之士
表幽人之高情以一幽顯照達徽章榮華不能干哀樂

不能滯絕塵昭曠之境獨得神明之肆邈矣哉清明高
遠弗可尙已譬猶乘太虛而升崑崙游青霄而佩日月
英風澡俗遺德在民雖復世經五代年積千祀而墳隴
勿剪廟宇常存有晉太原陳郡殷仲堪作守茲土懷清
塵於久壤訊遺踪於故老踐靈階以肅感歷松栢而悽
心緬矣長思慨然永歎以爲聖賢雖遠神想可通影跡
雖減風趣不泯使不代之下若見其人者非夫傳旨文
言寄興音味何以致茲乃研厲樹思爲之銘贊曰
百王咸暨羣動資競邈矣上哲含雲獨鏡脫屣塵路超
逸懸徑明殆庶幾達侔知命眇眇秋雲噉噉宵月惟清

惟虛既高既徹亮茲默誠昧彼庸節言發信章功深累
絕情由道屬理以神通況伊有感承乏此邦一瞻靈宇
惆悵墳封乃刊懸石傳想無窮俾彼後生濯君高風

辨

明

季子廟碑辨

鄧伯羔

歐陽修金石錄云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爲孔子所
書據張從中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摸
搨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搨本矣至大厯中蕭
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摸失其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十八 藝文

十三

嘗至吳以史記世家考之其厯聘諸侯南不逾楚推其
歲月蹤跡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
非古簡牘所容也楊慎丹鉛總錄云陶潛季札讚曰夫
子戾止爰詔作銘爲題季子有吳延陵君子碑也此可
證其爲古無疑秦觀疑其出於唐人未考陶集乎郎瑛
七修類藁云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
子之墓世傳孔子書學古編以爲古法帖止云有吳君
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
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
字作季子顯見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

此君字也金石錄又以爲孔子生平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逾楚之故復引張從申雜記云舊碑湮滅元宗命殷仲容摹搨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永叔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卽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爲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但陶集無此讚載藝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考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十八 藝文

十四

明

季子廟碑考

都 穆

延陵墓碑昔傳爲孔子筆大徑寸體勢奇偉考之唐開元中元宗嘗命搨其書潤州刺史蕭定重石刻延陵廟中歐陽永叔好集古文其論此碑本之太史公書謂孔子未嘗至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謂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後永叔有趙明誠者銘古金石多至二千而此碑不與遂使好古之士不能不置疑其間穆嘗讀越絕見其中載越王勾踐躬求吳聖孔子縱弟子七十人奉先生雅琴治禮往秦則孔子固嘗歷吳至越其書近古

言似非僞豈太史公未之見耶況春秋時賢如季子固聖人之所與今觀十字之間辭約意博宛然魯史之法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不必親登其墓而後表之亦未可知也但觀之筆似竹而紙以代簡則自漢始觀古法帖亦有是文大不逾寸而多二言庶幾竹簡之書宋黃伯思號稱博物定其非僞今碑字若此豈真是耶抑後人轉相傳摹擴而大之又未可知也雖然元宗嘗命搨本則唐以前已有刻石而其來遠矣又豈後人所敢議耶監察御史謝公琛巡歷吳中謂穆吳人頗知稽古命知縣事王君鉞俾考其說遂著之云爾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十八 藝文

十五

傳

清

賀向峻汪參傳

邵長蘅

賀向峻字葵忱丹陽之蔣墅人甫髻補邑諸生豪宕負奇氣好呼盧博塞諸戲又好客客日十數人浮白酣呼醉則指切時事罵詈貴人相與抵掌大笑以爲樂甲申燕都失守聞愍帝死國則痛哭累日咯出血數升久之留都擁立柄國者方營苞苴漁聲伎植朋黨外則藩鎮擅兵恣睢向峻知事不可爲益憤憤乙酉夏王師拔金陵披髮狂走數日呼汪參幃首跨兩刀率壯士十餘人

馳去

汪參字中子故周鍾門人也先是參從鍾客京師會闖賊入參和藥進曰先生負盛名當死先生死無過今日鍾謝曰生幸教我甚善然實無意引決參趣之再三唾曰吾悞矣遂易丐者服遁歸向峻遇之逆旅一見語合握手約兄弟甚懽參善馳射舞稍向峻善擊劍每中夜呼起舞劍槩相摩戛錚然有聲聞者心掉時時麻衣繩履彷徨草澤間抵暮相持慟哭返人目爲兩狂云去則之大丕山旬日聚眾千人襲金壇破之大軍徇江南諸郡縣向峻爲主兵者畫計策不聽或勸去之曰共舉事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十八 藝文

十六

棄之不義吾與城俱碎耳兵敗被執不屈遂遇害死時年僅十九城破時汪參跳而免已稍受其餘卒復搏戰城外殺傷過當參知事不濟步行拔短刀手格殺四五人參亦被重創死參未死前數月周鍾以汙僞命逮繫詔獄論棄市

贊曰嗚呼申西之際江左偷安羣狐柄國強鎮環列擁甲以嬉及王師南牧魚爛獸駭一夜絕蹤向之憑城社盜威福者捧馬足乞哀角崩恐後而慷慨蹈難至捐脰穴胸不悔者固兩諸生也異哉然吾聞長老家言同時以諸主死事貴池則吳應箕宣城則麻三衡武進則吳

福之張龍文崑山則朱集璜陶琰長洲則顧所受皆死
未三十年鄉里已鮮能舉其姓氏而史亦未必與殉節
諸臣同傳悲夫悲夫

丹陽縣志補遺卷之十八終

丹陽縣志補遺

卷之十八 藝文

十七